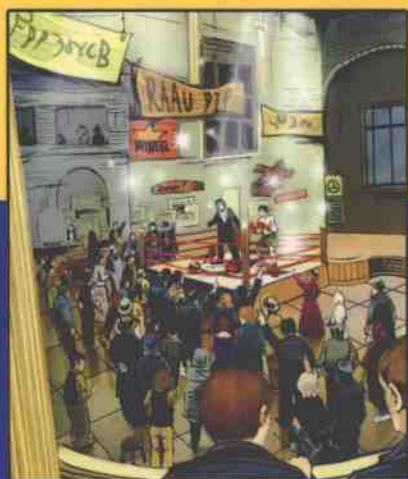


名家名译 插图本

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WENXUEDASHIDEDUANPIANXIAOSHUOJI



杰克·伦敦

卷

伦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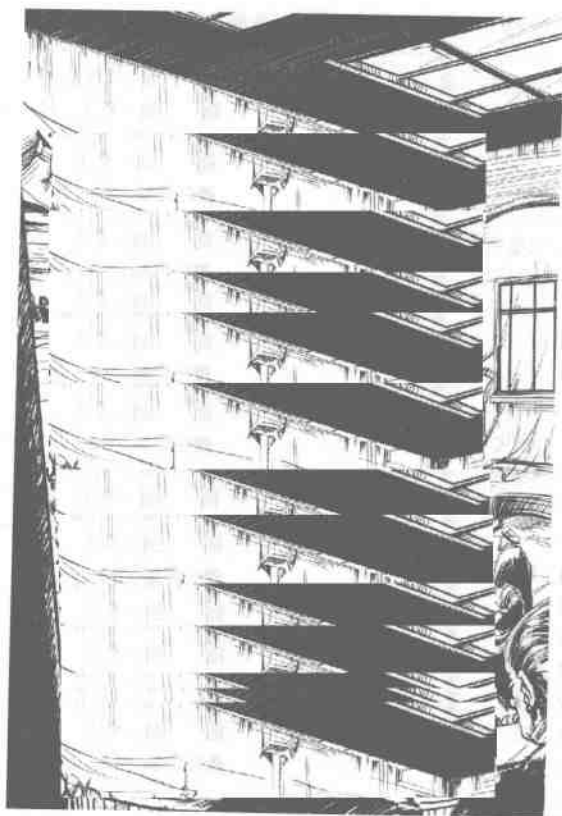
将坚松 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杰克·伦敦卷

[美] 杰克·伦敦著 蒋坚松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杰克·伦敦卷 / (美) 杰克·伦敦 (London, J.) 著; 蒋坚松译.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2
(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ISBN 978-7-5304-4475-7

I. 杰… II. ①杰…②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8376 号

杰克·伦敦卷 (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策 划: 邹艳霞 廖 珊
作 者: [美] 杰克·伦敦
图文制作: 夏末工房
责任编辑: 郑京华

译 者: 蒋坚松
插 图: 夏末工房·何冰
责任印制: 张 良

出 版 人: 张敬德
出版发行: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传真: 0086-10-66161951 (总编室)
0086-10-66161952 (发行部传真)
0086-10-66113227 (发行部)
网 址: www.bkjpress.com
电子邮箱: bjkjpress@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4-4475-7/I·101

定价: 20 元

京科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京科版图书, 印装差错, 负责退换。

在命运的阂根之下，我流血了，但绝没有低头。

——来自杰克·伦敦最喜欢的诗人
亨利·朗费罗的诗句

困境中的坚持与智慧

——对《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书系的感言与祝愿

柳鸣九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书系，要我为它写一篇总序。写总序，不敢当，对此事的感言与祝愿倒还有一点。

今天，科学技术界人士有兴趣涉足人文领域并有所作为，在我看来，似乎不失为了一件“新鲜事”。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受到了崇高的礼赞，这无疑对改变中国面貌是很有意义的好事。但对一个成熟而完善的现代社会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文文化的发展无疑需要有一定的平衡与协调，如果有所失衡，必然会出现技术至上、物质横流、精神倾滑、人文萎缩的弊端，终归对社会、对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的完善发展是不利的。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有识之士与高人，从来就非常重视人文文化的协调发展，我们知道，中国科技界的权威钱学森就一贯对文化艺术有热切的关心与不衰的雅兴，至于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里那些百科全书式的巨人达·芬奇、歌德、狄德罗，无一不在人文文化与科学技术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总之一句话，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完善发展，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是两大不可或缺的营养。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推出这个书系的立意颇为可取。

世界文学是人类一个珍贵而丰富的精神宝库，这里有着成千上万件稀世珍宝，在人类文明传承过程中，在人类文化艺术欣赏活动中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文学类出版社包括一些非文艺的专业出版社不断从这宝库中提取珍品精品予以推陈出新，正是一个国家文化欣欣向荣的标志之一，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以自觉的意识参与进来，并力求系列化，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在“系列化”的问题上，他们显然费了一些心思，简单说来，那就是四个字：“选大取小”。

他们的“选大”，就是入选的作家均为世界文学的大师级巨匠，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莫泊桑、契诃夫、都德、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十个作家，无一不是人类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们“取小”，就是选这些大家的“小作品”——短篇小说。要知道，这些作家各自都有自己的“长篇巨制”、“皇皇大作”，出版社要想求全，一是规模过大、编选的全面难控，二是制作起来要“大投入”，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大量的人力。因此，应该说，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选大取小”，此举是颇为聪明、颇为取巧的，值得欣赏。

还应该看到，“小作品”也有其特定的优势，小中见大、小中有大，其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内涵容量并不小，特别因为要在短小的篇幅中容纳更多更深的内容，也就更需要集中、概括、浓缩、锻造，因而在艺术形式上也就更为精练、精致，这正是艺术精品创作的根本之道。现在，陈列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精品。而精巧的东西，如同钻石一样，更耐看、更经久、更值得玩味，我相信它们会得到世界文学老读者群与新读者群的喜爱，而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的喜爱。那些短小精悍的文字，行云流水的语言，让孩子们不仅读得痛快，同时也在美的国度里深受教益，让孩子们在文字之美与思想之美中长大，是我们前行的巨大动力。

当然，在我看来，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聪明与机巧，恐怕也是环境与情势所决定的。不可否认，由于电视与网络的迅猛发展，人们的文字阅读的地盘已经大大地缩小了，何况在人们的文字阅读中，如何炒股、如何应聘、如何烹调、如何美容之类的书还要占去相当大的份额，人们阅读有深度的人文作品、大部头文学名著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看图识字”的趣味又在一部分读者中间越来越明显。大环境如此，出版社面向市场与读者，势必要采取机巧的策略，选取文学中的“轻工业品”提供给书市上的“上帝”，谁都知道“轻工业品”比“重工业品”回收资金要快。我想，如果人文书籍市场的客观环境更好一些，出版社举事的规模与力度，一定也会更大一些。

“选大取小”既是一种人文执着与出版机巧，也是一种无奈，是人文困境中的坚持与智慧，但这仍然是一份送给成长中的孩子们的不错的礼物，因此值得对它说一声：“一路走好！”

2009年9月

译 序

蒋坚松

杰克·伦敦(1876-1916)是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的作家。他将惊心动魄的历险故事与社会主义、神秘主义、达尔文的决定论、尼采的超人学说等融为一体,创作了一大批虽非字字珠玑,却不乏传世之作的小说。其中《荒野的呼唤》(1903)、《海狼》(1904)、《白色獠牙》(1906)、《铁蹄》(1908)、《马丁·伊登》(1909)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短篇已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

杰克·伦敦 1876 年 1 月 12 日出生于旧金山,原姓钱尼,其父是一个无师自通的游方占星家,其母是一个招魂术者,也是一名音乐教师。小钱尼出生不久即为生父所弃,跟随养父改姓伦敦。他从小为生活所迫,颠沛流离,饱尝贫穷、饥饿、困苦的滋味。后来他写道:“十岁我就上街卖报”,“星期六卸货车,星期天到滚球场帮人竖靶子”;十四岁到罐头厂当童工,有时“一口气干十八到二十个小时,有一次一连干了三十六个小时”。离开罐头厂以后,在旧金山码头当过搬运工,干了一年多违禁在海上捕·的“鲸贼”,又在捕海豹的船上干了一年左右的水手,到过日本。1894 年随“考克西失业请愿大军”从西部向华盛顿进发,要求国会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并因此以流浪罪被拘禁三十天。大约在此时,他决心靠自学提高自己,进而改变自己的处境。两年之后靠自修考入加州大学半工半读。读了一个学期,1897 年初就随潮水般的淘金者

去了阿拉斯加。翌年，他因患败血症，身无分文回到旧金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黄金梦未圆，他却为自己早期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为他最终成为一个作品等身、腰缠万贯的小说家打下了生活基础。

他的童年和青少年也有过欢乐，那就是读书。奥克兰公共图书馆是他常去之地。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我早上、中午、晚上都读。我在床上读，在桌旁读。我在来去学校的路上读，别的学生玩耍的时候我还是在读。”在捕鲸船上，在水手舱里，在淘金客的棚屋中，这种嗜好一直伴随着他。他读吉卜林、读萧伯纳、读麦尔维尔，也读左拉、读福楼拜、读托尔斯泰。除了文学作品，他也读马克思，读尼采，读达尔文，读斯宾塞。这种广泛涉猎和对各种理论、学说的兼收并蓄形成了他世界观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革命，一方面相信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这两种互不相容的哲学观使他既写出了《深渊中的人们》(1903)、《阶级的斗争》(1905)、《铁蹄》(1908)、《革命》(1910)这样的小说和论辩著作，又写出了《荒野的呼唤》(1903)、《海狼》(1904)、《白色獠牙》(1906)等反映生存竞争、超人哲学和坚忍不拔的个性的作品。在诸如《南海故事》(1911)等较晚的作品中，他的进化论和超人哲学表现为更极端的形式，其中许多作品浸透了“白人优越论”的观点。杰克·伦敦作品中的这种悖理现象反映了他世界观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与他复杂的背景和经历分不开的。他曾告诉一名记者：“我首先是一个白人，其次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自称《海狼》和《马丁·伊登》这类作品旨在批判个人主义和超人哲学，一些批评家却认为作品本身很难证明这种说法。

杰克·伦敦是一个多产作家。他曾给自己规定每天至少写一千字，就这样日复一日，笔耕不辍。在短短的一生中，他一共创作了10多部长篇和180多个短篇，其中有160多

个短篇收集在19本集子中。这些集子以最著名的《“狼之子”》(1900)始,以死后才问世的《酒后之勇》终,出版的时间跨度二十余年。他的短篇作品数量众多,卷帙浩繁,却良莠不齐,瑕瑜互见。纵观他短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到从巅峰到低谷的大致发展线索。1899年,他的北方题材小说开始在《大陆月刊》、《大西洋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一时洛阳纸贵,顷刻之间他成了美国文坛的一颗新星。此后三四年是他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令人瞩目。1902年以后,虽然大量作品仍源源不绝地从他笔尖流出,小说的整体质量却难与前相比。到1909年,或因生活素材告罄,或因才力不逮,他开始求助于老生常谈的主题,情节也往往流于程式化。在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他基本上没有写出多少短篇作品。

就背景和题材来说,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可说是他一生经历的缩影。早期的小说几乎都是以克朗代克和大北方为背景,描写人与自然的严酷斗争。随着多次出航南太平洋(即所谓“南海”)和对社会革命信仰的加深,他创作了一批以“南海”生活和工人斗争为题材的作品。在他晚期,他开始对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科幻小说的创作技巧产生兴趣,写出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探索性作品。本书选译的12篇作品大体反映了他短篇小说的这种背景和题材的分布。其中除了《雪野寂寂》、《活命的火》、《生之恋》(又译为《热爱生命》)、《强者的秘密》、《一块牛排》、《墨西哥人》、《飓风扫过环礁岛》(又译为《马普西的房子》)这些公认的名篇(其中不少被用作集子的书名),也有少数不常见于各种选集或选本的作品。其题材除涉及上述几个主要方面,也有两三篇涉及作者经历的其他方面。我们希望这些作品能从总体上反映杰克·伦敦短篇小说创作的全貌,代表其短篇作品的最高水准。其中某些作品体现的思想倾向我们未必赞同,其艺术也难说臻于完善。这些相信读者会做出各自的评价。

美国评论家门肯曾指出：杰克·伦敦的“过度勤奋”使他“源源不绝地”写出一些“半成品的书”；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具有优秀小说的一切要素”（《偏见集》）。杰克·伦敦运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手法，叙事娴熟，描写生动，人物逼真。为他写传记的作者爱尔兰·斯通说：在伦敦之前虽然有爱伦·坡、哈特、克兰、彼尔斯，他们已摆脱传统形式，另辟蹊径，使文学更接近生活的真实；但是把小说交到平民手上，真正做到雅俗共赏的，杰克·伦敦却是第一人。原始严酷的背景，震撼人心的故事，刀劈斧削的人物，朴实粗犷的叙事风格，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他的创作实践，为包括安德森、拉德纳、海明威在内的一批作家奠定了基础，从而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雪野寂寂…1

生之恋…15

（又名：热爱生命）

黄金谷…40

飓风扫过环礁岛…64

（又名：马普西的房子）

叛逆…92

墨西哥人…116

一块牛排…149

活命的火…173

强者的秘密…191

“棕狼”…210

为赶路的人干杯…230

隐身试验…243

*杰克·伦敦小传：泥土里长成的传
奇作家…263

雪野寂寂

“卡门活不了一两天啦。”梅森噗地吐出一块冰，伤心地仔细地打量着那条可怜的母狗，又把它的脚爪放进口里，开始咬那把脚指头硬邦邦地冻在一起的冰。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条名字堂而皇之的狗能派什么用场的。”他咬掉了冰，把狗往旁边一推，说。“凡是这样的狗都为名字所累，身体被拖垮，被拖死。凡是有个正经名字的狗，什么卡夏啦，斯瓦希啦，赫斯基啦，你什么时候见过它们出过毛病？老兄，从来没有！就说眼前的舒克姆，它是——”

刷！那精瘦的畜牲撒起了野，白生生的牙差点咬住梅森的喉管。

“我叫你凶，我叫你凶！”他用赶狗的鞭把狠狠地敲狗的耳根，那畜牲就四脚朝天仰倒在雪地里，身体微微颤抖，尖牙上挂着黄色的涎水。

“我刚才说，瞧瞧舒克姆，就在眼前——它可是活蹦乱跳。我敢打赌，不出这个星期卡门就会填它的肚子。”

“我在你打的赌上面再加一句。”马莱默特·基德回答说，随手把放在火边烤着的冻硬的面包翻了个边。“不等走到头，舒克姆就会填我们的肚子。鲁思，你说呢？”

那个印第安女人在咖啡里面放了一块冰，让渣滓沉淀。



她看了一眼马莱默特·基德，又膘了一眼自己的丈夫，再看了看狗，但没有回答。事情不言自明，一目了然，完全没有必要回答。眼前是两百哩没人走过的崎岖小道，人的干粮勉强够吃六天，狗没有一点吃的，只会有这种结果。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围在火边坐下，开始吃饭。饭也没有几口。狗躺在那里，看着人一口一口地吃，馋得要命。因为只是中午小憩，狗没有卸套。

“从明天起就没有中饭了。”马莱默特·基德说，“还得提防着狗——它们变得很凶。一有机会就把你扑倒。”

“我还当过美以美教会的主席，还在主日学校教过书呢。”梅森莫名其妙冒出这么一句，就盯着热气直冒的鹿皮鞋出起了神。鲁思给他的杯子倒茶，他惊醒过来。“感谢上帝，我们的茶还有的是！我看见过茶树，是在田纳西那边。现在要是有个热气腾腾的玉米饼，那可是金不换！不要紧，鲁思，你挨饿的日子不会长啦，鹿皮鞋也快丢掉了。”

女人听到这话，脸色顿时明朗起来，目光洋溢着对自己的白人丈夫的无限情意——他是自己遇到的头一个白人——而且不把女人完全当做猪狗和牛马。这样的男人，他是自己认识的头一个。

“是真的，鲁思。”她丈夫继续说。情急之下他说起了两种语言的夹杂话，因为只有说这种话，他们才能交流。“你等着，我们把事办完，就动身去看大世界。我们坐白人的船去盐海。咳，那片海又凶又险——浪头像山一样，一忽儿升起，一忽儿落下，没完没了。那海又大，大得不得了——你得走十个，二十个，四十个日子。”他一边用手指比划着，“一路都是海浪，好凶的海浪。然后你就来到了一个好大好大的村



子。一堆堆的人，和明年夏天的蚊子那样多。嘿，还有那屋子，高得不得了——比得上十棵、二十棵松树。哎哟，真过瘾！”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求助地看了马莱默特·基德一眼，然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手势比划着把20棵松树一棵一棵叠上去的样子。马莱默特·基德微微一笑，神情快活而又带几分讥消；鲁思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显得又惊奇又快活。她虽然半信半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居然那么看得起她，使她受宠若惊。

“后来，你就走进一个——一个大盒子，‘噗’的一声，你就上去啦。”他为了打比方，把杯子往上一抛，又轻轻接住，大声说：“‘噤’的一声，你又下来了。嘿，真神了！你到育空堡，我到北极城——二十五个日子的路——全都是大绳子连着——我抓住绳子的一头——我说：‘喂，鲁思！你好吗？’——你就说：‘是我的好丈夫吗？’——我说：‘是呀！’——你又说：‘没有烘面包好，苏打粉没啦。’——我就说：‘储藏室找，在面粉下面。再会。’你一找，找到蛮多苏打粉。你育空堡，我北极城，老这样！嘿，真神了！”

鲁思听着大长见识，她笑得那么天真，逗得两个男人哈哈大笑。这时狗撕咬起来，“大世界”的新鲜事讲不成了。等到把乱吼乱咬的狗拉开，她已经把爬犁捆扎好，一切停当，只等上路。

“走！秃子！嘿，走起来！”梅森利索地挥动着鞭子，套着挽具的狗低低地呜呜叫着。他抓住爬犁的方向杆一使劲，

i “没有苏打粉了，烘不好面包啦。”梅森为让鲁思听懂，说的是英语和印第安语的夹杂话，所以有些地方不合语法。





爬犁就破冰上了路。接着，鲁思赶着第二套狗也出发了。马莱默特·基德先帮她上路，然后赶着第三套狗出发殿后。基德虽然身强力壮，有股蛮劲，可以一拳打倒一头牛，却不忍心抽打那些可怜的狗，而是听之任之，这在赶狗人里面是少有的——不但听之任之，而且看到它们受罪，就几乎要哭出来。

“走，快走啊，你们这些可怜脚疼得厉害的畜牲！”他赶了几次没赶动，咕哝着说。他的耐心终于得到了报偿，那些狗一边疼得呜呜直叫，一边匆匆去追前面的狗去了。

再没有人谈话；艰难的跋涉不容许这样浪费精力。天下最能使人疲劳的活，莫过于在大北地赶路。一个人能够憋住不说一句话顶风冒雪赶一天路就是好角色。还只要走人家走过的路。

而世上所有累死人的活，又莫过于在大北地开路。每走一步，那蹒跚一样硕大无朋的雪鞋直往下陷，雪可以埋到膝盖。然后脚往上提，笔直地往上提，如果歪了几分，肯定倒霉。一定得把雪鞋提得离开地面，再往前踏下去，然后把另一条腿笔直地提起半码来高。头一次走这种路的人，就算侥幸两只鞋不绞绊在一起，摔倒在危机四伏的积雪里，也会在走完一百码以后筋疲力尽，打退堂鼓；谁能一天下来不被狗绊倒，那他钻进睡袋的时候完全可以心安理得，无比自豪，那种心情非一般人所能理解；而如果有人能在那漫漫雪道上一连走上二十天，那么神仙也会由衷钦佩。

下午的时光慢慢消逝。寂寂雪野，森森逼人，赶路人默默无语，一门心思只顾赶路。大自然有许多办法使人类认识人生有限而造化无穷——诸如那不息的浪潮，凶猛的风暴，

